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五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張釋之 刑賦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卽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徒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

以文帝朝
猶十年不
細資以無
其論
史風朴已

之爲僕射從登虎圈止問止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
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旁代尉口對嚮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止
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
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教此嗇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
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王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年十年不
耳

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止，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止，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敎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外臨廨。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棹
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
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鋼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
可欲者雖無石棹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
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
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
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既出見乘輿車騎卽走
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
吾馬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
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不可同此舉立誅

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當陛下察之，良久王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宗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讖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讖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日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讖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讖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以老病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唐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叅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鈎建，掩擗護送，楚掠疑慘。又汗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

周內窮詆相高侯輒勸以官賞於是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歛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藉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織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

此
派后亦爲

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救而復罪不如勿放生而復殺不如勿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虺貞是也既已伏誅餘慶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戢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藉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

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
後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
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
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有
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
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
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
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賀又上
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還者日多選曹委囑公行譴謗
滿路唐季入多逆節鞠訊結繼刑慘獄嚴革命歲久

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夷驅扇成姦
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闈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
寃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
法深詆三司理匱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誅臣按
驗劾發奪祿貶壽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寶
孝謹妻龐爲其奴怖以妖崇教以夜解因告以厭詛
給事中孽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斌訟寃有功明其
在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
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耶安步去后
召誥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入臣小過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
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
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
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
私害公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
以此重之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僕少卿
卒年六十八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已官護有功子
倫以報舊德初鹿城王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
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今有功斷獄亦
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

已、有、功、居、革、命、之、除、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
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
賢、于、釋、之、明、甚、

魏李愷平糶

李愷謂文侯曰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
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
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
故上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
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
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故雖遭

八續類纂 卷之三十三
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
之魏國國以富強

漢耿壽昌常平倉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
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以善爲
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
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補弘農
河東上黨太原郡國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
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
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
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
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
衆之功恐生旱氣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
遂自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
穀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
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義倉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
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

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谷賑給

唐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驕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

忌贖。胄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齊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彞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可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胄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僞者，事洩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令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時殺之，非臣所及。旣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

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恐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彊夫。富室悉爲兵。九戍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損業。籍軍者督戎。伏課役者責糧。齋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涇下。年之有云。

正法不終
有古如此

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自帑藏虛矣今宮殿足
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據自生
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奏已卽削橐故外莫知帝嘗
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
其忠槩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
之處就食他州胄上言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
租未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
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及
大業中年國用不足竝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
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

稽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爲舉哀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

唐劉宴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爲戶部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宮廚無兼時之積禁軍乏

題目

作凡

兄弟破

食畿縣百姓乃接榷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已
任凡所經歷盡得究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
以書遣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
底柱破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
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
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
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
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
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榮郊浚澤遙瞻淮甸
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

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畿日淪波掛席
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
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
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
人俟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瀟洗瑕穢率聲愚
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
利病各有四焉晏自尹京入計爲相共五年矣京師
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
十萬卽頓減徭賦歌儷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
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

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華洛是計也得者遷利
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
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
實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
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
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州尤甚過宜楊熊耳至
武牢成臯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
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較棧車
免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
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濇故每年正月

先說病外

發近縣丁男塞長茨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掏拓澤減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泗於潭千里旋上罔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元囊策來河爲藪材狼閭閻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十里屯戍相望中軍皆歸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卽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繕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

之晏累年以來事缺名改聖慈_無育特賜生全月餘
家居遽卽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
荷錘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
祈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淹泣獻狀
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以漕事委宴故宴得盡其
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
使勞曰卿朕鄼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
水旱物不翔貴矣十二年奉詔訊鞠宰臣元載晏以
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更勅
李涵常袞杜亞等同推載皆欵伏初晏承旨門下侍

只爲要做

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劑再復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三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晏之力也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克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趨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人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晏歿二十年而韓洵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是晏旣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

諫以爲管蕭之亞

宋陳恕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懼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遷河北東路管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

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爲克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竝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分諫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

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寢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昭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

檢、輅、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卽、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爲、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從、點、司、是、中、旨、持、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爲、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歛、板、喙、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慙、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待、郎、

真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
屬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克實恐生侈
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
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
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
復得甲科時議稱之寇準罷樞密使恕卽薦以自代
遂以準爲三司使準卽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
類以爲丹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
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
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宋趙開

趙開普州安居人登進士第權辟癰正用舉者改秩
卽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詞知天
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抹弊志
宣和七年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
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
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
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
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
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

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推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推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推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歲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爲三害。推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

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
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
承平皆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難售今關隴
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靡衣糧
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推茶仍
令轉運司買馬卽五害竝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推茶
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
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
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
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

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卽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麪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

米輸主子并頭子雜用等。斗其釐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宜。撫使印其上。卽爲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割

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州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

和

漢文翁

循良

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陳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

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傳教令出入閨閭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需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

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

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齎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盜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言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自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

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
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日臣
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
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爲河南太守丞明察內
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
於法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
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
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

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隄冬積三歲迺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

澤詔書吏不奉宜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時鳳皇神爵
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
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
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
股肱良哉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
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
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
爲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
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
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第第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敝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敝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敝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姝假令京師先行讓

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滯之行而以偽
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
細事也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毋得
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
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
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
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
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
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
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

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新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

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

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
國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
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嘗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
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
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
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數十
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
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
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
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

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若。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瘡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且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日。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代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日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

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五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爲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人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勅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

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旣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東漢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

孔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
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
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
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
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光武初
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
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
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沅鄉侯。官至大司農。初。

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宜楚國龔勝生黨
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竝名重當時休字子泉
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
篡位遣使齋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
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宜字
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
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宜襲封安衆侯擢
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棊建武初爲武陵太守

聖之如在
吾風中

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
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
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學
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
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
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
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
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

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若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

生恭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政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八編類纂

八經類纂卷之一百八十

左觀

臣類

漢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承宗廟，東迎之曰：惟恐屬車之行，遂今天子以盛年初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述，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

豫州刺史。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遺忤大將軍霍光。而使王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邇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

怪不可勝計。皆陰類寢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
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
者輔臣顯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
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特存問
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
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
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
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
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
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

冥理人心
之論

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不序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敝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啻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人，他課諸事亦畧如此。臣敝愚，驚既無以佐思慮。

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欵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

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傳毋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

聯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
敞以爲可禁故旣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曾長數
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里閭以爲長者敞道召見責
問因責其罪犯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
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
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
裾吏坐里閭闕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
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
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
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

不稱禮

快心事
可爲

刑戮。敝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監。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煇。有司以奏。敝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青也。然終不得大位。敝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敝獨奏寢不下。敝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敝劾奏當免。不肯爲。敝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百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敝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

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敵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敵敵自言使者使者奏敵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得自便利卽先下敵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敵免奏旣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敵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敵敵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敵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

諸公車上書。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蹊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櫨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漢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問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佞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

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出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勝。東海大豪剗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仲孫市。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
吏曉告以姦黠王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
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援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
論罪翰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
輒笞督極者至以鉄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
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
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
驕人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
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
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

天子待故
吏至此良
不薄矣

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

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鈔籍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

妙在託名

妙川非人
所測

俗夫敗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
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
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
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國從軍還後用守
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
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日某掾卿
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
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假什無所避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
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舉立具即時伏辜廣漢

爲人。彌。方。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毛。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救。

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
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
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
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
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打破廬
罌斧斬其門闕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
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賊大臣所
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蠶氣見事
風生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
此敗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欲以劫持奉

魏紀 宗輝有過自絞死

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典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漢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揚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潁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

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
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讐
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
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
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
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藉
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

九詰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
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
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

北魏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兵人也文成后之侄孝文初爲荊州
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
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
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千騎馳
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卽帖然邊戍畧得齊人者悉令
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

從烽燧之警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
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
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
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
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
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鄉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
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
但憐茲土庶無辜同死可存後隨高人覩自脫吾必
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
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據西碛石更築外城逼徙綠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以司馬田休等寇建業崇遣將擊走之又命邊戍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璽太后璽書勞勉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碛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將李神乘開艦百餘艘公准與李平淮

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
降朝廷嘉之進駟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
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茂間編舟爲
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藩
戢裝治四廂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船樓之
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
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徵拜尚書
令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性好財賄販肆聚歛孝
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
功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

樂公兩手持綃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
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
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
敗類穢我明主

宋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
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
而直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
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詠援筆判吏云一日一錢
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剡可踏斬其首

府自劾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齊使凌張官
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舉意深矣時張承德爲
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
曰承德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權辱之臣恐帥體輕
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旣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
上始寤詠言面加慰勞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
恩克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
破賊收成都上留詠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
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
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高而廩有餘積乃

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克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悉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墮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卽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滅城中兵半旣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佯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

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卽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
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卽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
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
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
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當示以
恩信許其自新卽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
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
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
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詠
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

德安

黨詠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生帥
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絕城
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
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誣誣知其已投井
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西川都巡檢使韓
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牙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詠
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
愈急詠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
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
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卽受教行至

方井果遇賊十戰斬其首餘黨盡萃劉肝兵刃存以
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
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
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垂
帥令付營將理矣詠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
者次之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
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
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
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其屬謂
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

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遂
戮于市。卽日帖然，夜市如故。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
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
一宿而來，詠斷云：禁毋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
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
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
安居。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
出衆，遂嵩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
衆不敢譴，或以告韓琦。琦曰：嘗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詠一日見一卒抱一小兒在廊下戲，冰兒忽怒批其

父詠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
况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
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
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
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羅之奏
爲永制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詠察郡人張
及李畋張遼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
篤勉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
文風益振詠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
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鑱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

俗篤孝義爲本也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詠既至屬
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
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絕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
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爲盜則
其患深矣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
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知赤子久失父
母而復來鞠我詠知民信已易嚴以寬景德元年車
駕北征詠慮遠夷乘隙爲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
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衆皆懾服詠在陳一日方
食邸報至詠且食且讀旣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復彈

指罵詈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自知禍必及已。乃
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問出彩骰子。勝其一坐。
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詠卒於
陳年七十。謚忠定。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
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
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
謝謂。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
能可以事君矣。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
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
疎。詠曰。臨事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

果決三也。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第。及他語鄙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極其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欲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土之明，誣臣以非罪也。上曰：卿平

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止問於龍圖閣
未竟賜坐上曰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
紅錦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
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初太平興國三年科
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
有包戎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
德自謂壇塲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
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搏
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鑿一見
之謂日子當爲貴公卿一生等苦磨猶以家張筵方

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
在後年此地非久憩之所垂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
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
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
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
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
倫妖彘之判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
地朝廷終不允因腦邊瘡乞金陸養疾方許之

宋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涿陽主簿縣依泚水

家

乃職方氏所書。浸日泝沐者，故跡漫爲汗澤。恬新其
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
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制定三司條
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
以于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圃，植采木，刻鳥獸
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
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
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卽詔令
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
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

崇寧

南郊新式

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
招術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書古史雜用士人分
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吏館檢計淮南饑遣括察
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
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
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
之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
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
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
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

收乳

致車

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焉。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侯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實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僞。何以檢頃。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知其鑿山之利。

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彙將自茲始矣時賦
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
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
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能貫
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
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
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
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
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
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揚

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
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
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
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鬼括乃
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
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自
事丞相府吳克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
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
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

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克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季刺陰害。司農法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授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資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

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番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恬山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數日帝使內侍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障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

築令括移府竝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
西襲綏德先往救之不接永樂坐謫均州團諫副使
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

八編類纂